尚書商誼

國朝治尚書者自王西莊氏搜輯馬鄭之說於是世之尊漢學守家法者遂執爲眞孔嫡傳莫敢輕爲異議以相難余友吳摯甫獨以爲孔氏古說惟太史公得之最多蓋其親從安國問故又深知三代文章體要之所在故其著於史記者其說爲可憑而其誼爲最確余嘗以馬鄭所傳杜林之漆書古文乃古文字體非眞見孔氏原書也然馬鄭去古未遠當時孔氏舊說必猶有存者摯甫注尚書一以司馬氏爲主其識誠在江孫之上若據此以盡廢馬鄭之誼竊不謂然向讀江艮廷尚書集注音疏多穿鑿淺陋之說其妄易經字尤爲馬鄭之罪

人孫淵如陳詛疏通然商周以下諸篇率多鈔襲僞孔氏蔡氏及王江諸說之舊苟且成書君子病焉竊嘗條記江孫兩家之失並有與摯甫之書相發明者旣與往復商訂因自裒爲三卷以質世之治是書者光緒十一年正月二十日新城王樹枏識

尙書商誼一

王樹枏

堯典

厥民因

因仍也仍與任通左傳仍叔穀梁作任叔白虎通云南方者任養之方夏氣主長養萬物民皆擔當任事助天養成之故曰因江訓因爲就不合

乃言底可績三載

史記作而言可績三載矣而言正釋乃言而乃皆汝也皋陶謨乃言底可績孫注云績與迹通楚辭注迹行也

此注亦當如之謂女之言至可行今三年矣孫謂史記無乃言言字誤史上句女謀事至句疑有脫譌

眚災肆赦怙終賊刑

此二句尋鄭意謂有眚災之失則赦之有怙終之賊則刑之以眚災與肆怙終與賊分爲二者失其誼

直哉惟清

直讀爲值詩柏舟釋文引韓詩曰直相當值也哉讀爲載詩文王陳錫哉周傳云哉載也直值哉載古通字周書謚法曰職事也直哉者當事也夙夜惟寅如論語居處恭直哉惟清如執事敬也二句蓋儷文

皋陶謨

庶明厲翼

易象上傳注云明猶才也廣雅釋詁云厲爲也爲翼即下文汝爲汝翼言衆才爲翼之也

亦行有九德亦言其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諸家解此文皆支離不適姚姬傳以亦言之言爲我於其字亦不辭樹枬謂二亦字比較相問之辭謂人之有九德也亦行之乎亦言之乎故下文以乃言曰三字答之載采采者謂行之爲貴也采采者事事行之也

九德咸事

荀子致仕篇注云事行也咸事者行九德之謂也即載采采也孫詁事爲職未得其誼

同寅協恭和衷哉

文選注云衷中心也謂同寅協恭以和其心也僞傳謂衷善也非是

鮮食懋遷有無化居

鮮食馬云生食也益掌草木鳥獸故曰暨益此鮮食字與彼同史遷詁鮮爲稻又詁此爲少食非也鮮食句懋遷有無化居句言鮮食者不得根生之食艱根通字馬氏謂根生之食是也因以懋遷其有無而化居之也史所謂調有餘補不足

是也淮南氾論注云化易也漢書張湯傳注引服虔云居儲也謂懋遷有無相易而儲之也

惟時惟幾

王伯申謂百揆時敘之時訓爲承時之言承猶詩之言承此時亦當如之承繼也幾終也惟思也言敕天之命思命之何以繼與命之何以終也史公說惟是幾安乃用惟幾惟康語此文無安意也

禹貢

覃懷底績

班志河內郡有懷縣無覃名史記索隱云覃懷二字或

當時共爲一地之名矣也覃延也延及也及亦至也謂
至於懷而底績也

同爲逆河入于海

合而入之曰同分而入之亦曰同地理志勃海郡莽曰
迎河南皮縣莽曰迎河亭則入海之處不止一河也故
曰同爲逆河王子雍謂同逆一大河非也

朔南暨

孫以暨爲與非也暨與既同物周禮閭胥注云故書既
爲暨杜子春讀暨爲既既盡也朔南暨謂朔南盡處也
故鄭云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之

盤庚上

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

當以予告汝訓汝句猷黜乃心句以訓字猷字絕句者竝非猷由同物廣雅由用也玉篇黜去也絕也猷黜乃心者用絕去乃不欲遷殷之心也傲當讀如臯陶謨無敖逸欲有邦之敖從當讀如呂覽恃君篇筋力不足以從利避害之從傲敖音借字故漢書王嘉傳引無敖作亡敖敖令也從就也從康者就安逸也無傲從康者無令民就安逸也諸說以傲爲傲慢之傲失之

起信險膚

三百四十の

孫謂起與也江謂起造言也信申也語意皆不安秦策高誘注曰起猶舉也舉讀如孟子舉欣欣然之舉丁云舉皆也起信險膚謂舉信險詖膚浮之言也

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丕發語詞與不同如詩所言不顯不時不警不盈之類言施實德于民至于僚友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也九字通爲一句讀下文丕乃告我高后丕乃崇降弗祥皆與此同

惰農自安不昬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諸說皆以此爲比喻之辭非是此四句乃實言受害之

故言汝不畏大害于遠邇使民皆惰耕說文農耕也自安不勉作勞不怡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此害之大者夫民之受此大害非民之過乃汝羣臣所致故下文責之曰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女自生毒也文義極明

乃既先惡于民

先首唱也荀子修身篇以善先人者謂之教楊倞注云先謂首唱也乃既先惡于民者言女既首唱惡于民也

女悔身何及

悔咎也悔身謂自咎其身襄二十九年公羊傳尙速有悔于予身注云悔咎也此悔身與彼同

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

其當讀如襄三十一年左傳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之其其若也爾雅矧況也毛詩傳云況茲也茲猶斯也則也言若發有逸口斯予制爾短長之命其與矧文誼正相應

盤庚中

盤庚作

諸家從鄭氏之說以作爲作渡河之具非是古人文誼未有待後人足成而始明者樹柎謂作讀如作之君之作作猶立也盤庚作猶言盤庚立也謂立爲君也鄭氏

謂上篇盤庚爲臣時事此篇始言爲君時事故以盤庚

作三字領篇文誼甚明不宜別生枝節

其有眾咸造勿褻在王廷

造讀爲聚易乾傳大人造也釋文劉歆父子作聚造聚

音轉字其有眾咸造謂將遷之時其眾咸聚也勿讀爲

忽一切經音義十五引勿褻作忽媟勿忽媟褻音義皆

通漢書楚元王傳注云忽怠也禮曲禮注云褻慢也謂

有眾咸聚怠慢在王廷不欲遷也諸說皆曲

罔不惟民之承

承宜讀爲列子黃帝篇並流而承之之承釋文云出溺

爲承與拯同

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

孫云懷安也作始也樹枏謂當以攸字絕句遷字絕句謂殷降大虐先王不安其所始視民之所利而遷之也

承女俾女惟喜康共

承拯也承女句絕俾女惟喜康共句絕言我之承救女者使女惟喜康與共耳孫以共爲供爾事增辭以解非是

動予一人

諸家以動爲感動之動非是淮南精神篇不隨物而動

注云動猶惑也動予一人謂以浮言惑亂予一人也

惟胥以沈

案胥須需三字古通胥者需之借需者濡之通濡溺也沈没也惟胥以沈惟溺以沒也與詩桑柔載胥及溺句法正同又詩雨無正淪胥以鋪淪胥以亡胥字俱當讀濡諸家訓胥爲相非是

女誕勸憂

勸讀爲觀列子楊朱篇故不爲名所勸釋文云勸一本作觀管子七法篇立少而觀多注云觀當爲勸勸觀古通借字爾雅釋詁云觀多也蔡邕石經誕作永永誕同

誼憂患也阨也女永勸憂謂女永多患女永多阨也諸說勸憂二字不辭

今予命女一毋起穢以自臭恐人

應以女字絕句穢字絕句人字絕句大戴禮魏將軍文子篇則一諸侯之相也盧辯注云一皆也一毋起穢以自臭恐人者謂皆毋作穢惡之事用自臭以恐猲人也諸說以一爲一其心志以恐人屬下讀爲句非也

予迓續乃命于天

迓當從匡謬正俗作御說文無迓字襄二十六年左氏傳注云御進也謂進續爾命于天也諸家訓御爲迎不

辭

故有爽德自上其罰女女罔能迪

棐迪從由聲故漢書揚雄傳注云迪由也方言由迪正也東齊青徐之間相正謂之由迪由迪二字蓋聲兼誼馬氏注多方迪作攸亦同聲相借此迪字宜讀如上文若顛木之有由櫱之由說文马部作𢎘𢎘木生條也昭八年左傳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段若膺謂此由字亦當作𢎘與滅對文女罔能迪者言女有爽差之德上其罰女女罔能生也此句正申上女萬民乃不生生之意

女分猷念以相從

分當從熹平石經作比比輔也下順從也猷與攸通所也言女順所思以相從也以猷爲謀猷失之

盤庚下

亂越我家

諸家以亂爲治亂曰亂之亂非是亂亂也越于也言降亂于我家也此節與上古我先王一節意誼大同上言古我先王欲大其前功廣雅將欲也史記索隱多猶大也故降我凶德使民安業于朕之新邦此言上帝欲復我高祖之德故亂于我家使朕篤敬恭句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也亂越我

家與用降我凶德文誼正同

弔由靈各非敢違卜

某氏傳云弔至靈善是也樹栔謂由于也各皆也言予沖人非廢爾之謀至于謀之善則皆不敢違卜也

朕不肩好貨

釋名肩堅也堅專固之意言朕非專好貨財也所以供爾之生生也下文承肩一心肩亦堅也

高宗肜日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

若順也聽亦順也周書敉之以刑民始聽注云聽順也

呂覽行罪無疑注云罪罰也不若德不聽罪者謂施之以德而不順被之以刑而亦不順也蓋不知賞罰者也

王司敬民

釋名思司也周禮司市注云思當爲司字司思古蓋通借王司敬民者王思敬民也此民字卽上民有不若德不聽罪之民

微子

吾家耄遜于荒

鄭謂耄昏亂也吾家耄言吾家昏亂也欲保吾家亦惟遜于荒而已故史公述其意曰吾家保于喪也廣雅釋

詁荒遠也離騷將往觀乎四荒與此意同

今爾無指告

呂覽注云指直也今爾無指告者今爾不直告也史記指告作故告故當爲致字形之誤指致同字裴駰史記集解亦以告字絕句

我舊云刻子

摯甫詁刻爲責詁舊爲久是矣樹枏尤謂云猶矣也辭之助也言我久矣責子以行也

牧誓

弗御克奔

馬云御禁也樹枒謂犇犇命者也荀子議兵篇犇命者不獲注云犇命謂犇走來歸其命者弗御克犇謂不禁其能犇命者蔡氏傳謂能犇來降是也

洪範

皇極之敷言

摯甫以皇極連讀對庶民極相儷爲文較馬說直允樹枒謂敷言至言也敷史記作傳詩菀柳箋云傳至也謂皇極之至言庶民極之至言也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摯甫以曰字爲更端之辭非也曰字承上而言言民之

所以近天子之光者蓋謂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也此二句亦庶民極敷言之辭行光王韻若釋爲更端專言王者則王字不得其韻矣

大誥

弗造哲迪民康

造當爲告音借字釋名釋書契云告覺也文四年左氏傳疏云覺者悟知之意哲當從師古注作明智之人迪用也牧誓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史記周本紀作不用哲迪民康者謂賢用民安也弗造者不知也謂不知用賢安民也與格知之知正相應

敷賁敷前人受命

莽以賁爲奔敷爲傳近失其義樹枏謂上敷大也詩常武鋪敦淮濆釋文引韓詩云敷大也賁亦大也書大傳天子賁庸注云賁大也下敷布也敷賁敷者大布也古書多有一誼而用兩字者如詩天保俾爾單厚（毛傳云或曰單厚也）尚書無逸用咸和萬民（咸即諴字說文諴和也）禮樂記發慮憲（原憲字子思憲蓋有思意）求善良晉語假貸居賄（假貸一誼）楚語蓄聚積實（蓄聚一誼實財也）之類皆是二敷字不嫌同文亦猶酒誥祀茲酒與下惟元祀二祀字文同而誼異也

越小子考翼

摯甫以考翼爲父之輔非也樹枏謂考終也楚辭身憔悴而考旦注云考猶終也翼讀如詩以燕翼子之翼謂成之也見左傳文二年傳考翼者言終翼成之而不伐也下文考翼亦同

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甯王圖事

所字屬下讀爲句所者所以也古人文簡往往用一字而意已賅猶上文爾知甯王若勤哉若勤爲若此勤也淮南兵略篇唯無形者無可奈也奈即奈何而省言奈禹貢桑土既蠶是降邱宅土是即於是而省言是如此之類不可枚舉閟毖者隱庇也閟爲隱密之誼廣雅毖

比也比經典通作庇周禮世婦釋文比本作庇公羊哀五年傳釋文比本作庇言天隳庇我成功所以我不敢不極卒甯王圖事也

天棐忱辭其考我民

某氏曰下文越天棐忱康誥天畏棐忱君奭若天棐忱竝於忱字絕句此亦當然古棐匪字通漢書地理志錄禹貢文貢匪之匪皆作棐呂刑明明棐常墨子作明明不常則固讀棐爲非矣天棐忱即天非忱猶君奭天難諶也辭籀文作𤔲乃嗣之假字屬下讀嗣繼也謂天命不常繼其能考我民者也棐常猶不常正與繼字反對僞古文咸有一德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即脫

胎此文常厥德之常字即此文嗣字之意

天亦惟用勤毖我民

毖讀爲比庇也言天殷勤以庇護我民也

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

此言武庚不能守先人基業故以室齒之事喻之厥猶若也厥其同訓王引之謂其若也其得訓若厥亦得訓若無逸此厥不聽厥字亦當作若字解考終也翼翼成之也有讀爲以有以古同聲同借有後者以後也言有如是之子若終翼成之其肯曰予以後不棄先人之基業乎言不知悔罪也此與上文考字文同誼異後儒一

例相䙴遂失其詁

乃有友伐厥子

𢍰詁作適有效湯武伐厥子據此則友當爲爻爻與爻形近致譌廣雅爻效也故𢍰詁以效字代之但以爻爲效湯武厥子指武庚則失其旨樹枏謂方言效明也言有明伐厥子而人長乃勸弗救者人與民古通用養與長古通訓昭二十年左傳杜注曰養長也民養猶人長謂爲人長者王引之曰其猶乃也

敢弗于從率甯人有指疆土

擧甫讀指爲耆耆與厎同定也十一字通爲一句此與

上文所予不敢不極卒甯王圖事予曷敢不越卬敉甯王大命句法相同但謂卒爲㕎之借字據爾雅㕎清之訓謂卒有清意則失其詁樹枏謂卒與從一誼從卒猶卒從也古人文字不嫌倒置猶上文復反之爲反復也從卒即遵循不敢失墜之意

康誥

孟侯

孟明也禹貢孟豬周禮職方氏疏引作明都孟明通字大戴記誥志史記厤書俱云明孟也明侯猶明辟明君之誼北史張普惠傳杜弼遺書曰明侯深儒碩學身負

大才執此公方來居諫職

宏于天

于猶如也言保民之德大如天也句中無德字者以見於下句故不重言之古書此例最多荀子引作宏覆乎天文誼尤明乎于通字

乃大明服

明服者明習也王逸楚詞橘頌注云服習也

㦢殷彝用其義刑義殺

㦢察也淮南本經明可見者可得而㦢也注云㦢或作察凡周禮弊邦治弊羣吏諸弊字皆有察意㦢弊通字

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者言察殷之法而用其善刑善殺也

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

家人卿大夫有家之人也卿大夫稱家見公羊何注禮記鄭注不能不善也漢書百官公卿表注云能善也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者言不能善其卿大夫及其小臣外正也諸說以家人爲家室之人非是

我惟有及

及猶繼也荀子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注云及繼也我惟有及者言我思繼文王之敬忌也

酒誥

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慶者周語有慶未嘗不怡注云慶福也洗者漢書律厤志云洗絜也腆者說文云設膳腆腆多也厥父母慶言父母福慶之事自洗腆致用酒言自絜膳而進以酒也詩豳風爲此春酒以介眉壽箋云釀酒以助其養老之具即此誼下文所謂爾大克羞耉惟君也

惟助成王德顯

此成王與上成王同謂盛王也顯與憲通字詩假樂顯顯令德中庸作憲憲是也德憲者德法也

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

顯亦憲也保安也越于也言不能爲法于民祇安于怨而不改易也應以民字斷句祇字屬下讀僖十五年左傳祇以成惡東京賦祇以招其愆尤與此句法正同

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

辜字句邑字句罹字句謂不知畏死辜以存商邑聿殷國滅無憂懼也

梓材

汝若恆越曰

汝若者乃與也汝乃同訓王引之云若與也恆越者詩

恆之秬秠傳云恆徧也藏鈞衡云越揚言也謂與大家

王君等徧揚言之也

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

肆徂與下肆往同誼徂往也禮喪大記往猶後也後與

先對文言君先敬勞今後臣民皆敬勞也爾雅肆今也

合由以容

由爲迪之借字迪開導也孫引周禮注云合同也謂皆

開導而容之言不殺也

惟其陳脩爲厥疆畎

王引之謂陳脩皆訓治是也樹柟謂此八字當作一句

讀與下二句一律齊策注云爲理也陳脩爲謂治理也古書多有此例多方篇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一切經音義引倉頡云夾輔也爾雅釋詁云介助也夾介一誼夾介乂即輔治也周官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王引之云和讀爲宣和布一誼和布治即布治也與此句法正同

尚書商誼一終

尙書商誼二

王樹枬

召誥

出取幣

幣即下文惟恭奉幣之幣顧命所謂奉圭兼幣也此蓋諸侯所奉非賜周公之幣如鄭注所云旅王若公謂陳此幣於王及公也此王如東都諸侯來朝之時

錫周公

錫讀如九江納錫大龜之錫謂獻予也時周公尙攝政故錫周公

智藏瘝在

智讀爲知爾雅知匹也謂人之有匹偶者淮南說林注云藏殘也藏古字祗作臧楚詞哀時命注云臧爲人所賤繫也智藏者人之夫婦多被殘賊賤繫即下文所謂祖厥亡出執也祖及也及其亡出亦被拘執知藏則夫婦分離故鰥在也無妻曰鰥孫引詩何人不矜是矣矜鰥同字

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

摯甫謂子保格保疑皆謂賢人以夏殷用賢勸成王無遺壽耇也與余說同摯甫謂詩以神保謂神楚詞以靈保謂巫此格保即賢人也樹枬謂保者天子之亟臣如

君奭保衡是已子者穀梁宣十年傳其曰子尊之也注云子者人之貴稱格與假同大也子保格保尊而大之猶言大保也廸與由通由從皆訓因見漢書外戚傳集注上作廸從下祇作廸其誼一也天廸從子保面稽天若者言古先民有夏所以能得天之眷命者皆天因子保能勔稽天若也摯甫謂天若猶天道

其自時中乂

以中爲中土中乂二字不辭白虎通云中和也考工記注云中均也則此中當以和均之誼釋之

罔不在厥初生

生讀爲性古通字初性最善故以此勉之

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

王注老子莫若嗇云莫若猶莫過也則若有過誼爾雅替止住也則替有止誼言丕過有夏歷年亦不止有殷歷年也詩式微箋云式發聲

洛誥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

荀子儒效篇注云及繼也與下胥字文誼正相承如嘗從僞傳如往之訓

記功宗以功作元祀

記與已通應讀公曰己之己止也猶勿也一字句絕宗
猶崇也周公請王行祀事王即命曰止必功崇者主祭
故曰以功作元祀謙不敢當蓋以屬公故下文再接惟
命曰三字而直以命公也汝者汝周公也此周公自述
王之命辭
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
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莫不各以其職來祭周頌云
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
奔走在廟此皆周公攝祭之事即此經以功作元祀也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

廣雅朋毖比也有親比之誼亦有比密之誼說文毖愼也比密也密與愼同誼故繫辭云君子愼密而不出也言孺子其愼密之下文無若火始焰焰卽愼密之辭鑒前日之流言也漢書梅福上書云毋若火始庸庸勢陵于君權移于主然後防之亦無及矣甚得此經之誼成王命周公攝行宗祀代受朝覲故周公力拒而以此戒之

後漢書爰延傳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愼所與也李注尙書周公戒成王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愼其往愼字卽解朋字之誼諸家以朋爲朋黨誤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

此二句結上文之辭言享與不享乃惟孺子分別之朕不暇聽此也說文攽分也引周書曰乃惟孺子攽鄭云成王之才周公倍之猶未而言分者誘掖之言也鄭意蓋謂周公才倍成王乃言朕不暇聽而以分別享與不享之事屬之成王者誘進成王之辭也鄭亦以分字句絕猶未而言分者句疑有脫誤當是猶未暇而言孺子分者

竹書紀年七年王如東都諸侯來朝其事見逸周書明堂解王會解汝其敬識百辟享一段蓋即此時之言

女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

明孟通字爾雅孟勉也廣雅農勉也明農猶黽勉也此君臣相勉之辭猶皋陶賡元首明哉股肱良哉之誼諸說以此爲周公告退之語與君奭篇牴牾大失經旨

迓衡不迷

魏志裴注引延康詔作御衡不迷御衡猶言執衡言心有準則也

夙夜毖祀

毖密也祀與祝同荀子出門而宗祀有事注云祀當爲祝夙夜毖祀謂夙夜密禱之也

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

此二句互文見誼謂承保乃文祖及乃光烈考武王受命民也古書多有是例

弘朕恭

禮記緇衣匪其止共釋文引皇本作躬云躬恭也謂以承保之事大之於朕身也宏讀如人能宏道之宏

乃命寍予以秬鬯二卣

九字當通爲一句寍與嚀同命寍猶丁寍也命丁聲近字下曰字卽丁寍之辭使祭文武也

王命作冊逸祝冊

應以作册逸三字連文謂作册之史逸猶論語言擊磬襄矣下文作册逸同

多士

允罔固亂

固即惘之借字太元爭次二嚇河臞測曰嚇河之臞何可惘也司馬氏集注云惘與怙同

上帝引佚有夏不適佚

引佚謂引去也謂上天之心引去有夏也廣雅逸去也逸佚同字不適佚者言不知上帝引去之意孫云廣雅適悟也不悟猶不知

大淫泆有辭

有辭謂有辭說也與洛誥女永有辭誼異文同江孫以有辭爲有罪狀非也梁云天之日猶吾之有民日有亡哉此即其辭據多方篇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則此應讀大淫句泆有辭句泆屑音借字

誕淫厥泆

誕淫厥泆即多方之誕厥逸也誕大也淫亦大也誕淫厥泆謂大其泆故多方省一字而誼猶如是

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

求讀爲仇讎也言予不用爾非敢讎爾于天邑商也

昔朕來自奄

鄭君云奄國在淮夷之旁周公居攝之時亦叛王與周公征之三年滅之自此而來歸案紀年徐奄及淮夷在成王二年叛三年滅殷伐奄四年王師繼之五年遷奄君于蒲姑夏五月王至自奄遷殷民于洛邑統而計之恰合三年之數與多方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正合紀年卽後出然晉人綜核三代情事實足證傳注之誤其言必有所授也此經係七年事故稱昔以追述之可知多方在多士之前矣史記魯世家言管蔡武庚收殷餘民封康叔於衛封微子於宋寧淮夷東土二

年而畢定其不敘踐奄一事者奄與淮夷並興言淮夷則奄在其中也世家所述與諸書本無不合周本紀敘伐淮夷踐奄於多士無佚之後者乃是前文後敘之法史家多有此例孫氏不知乃謂史公以踐奄在七年歸政後妄生疑竇橫誣與言書序係後人僞爲其書大半本之史記考古者據其次序以證經宜其說之牴牾也

比事臣我宗多遜

我宗猶言我家下文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省宗字臣我宗與多方之奔走臣我監句法同

無逸

即康功田功

周書謚法安樂撫民曰康豐年好樂曰康則康功亦田功之意

民無或胥譸張爲幻

爲讀爲僞

茲四人迪哲

漢書敘傳注引劉德云迪至也迪哲者至哲也

則皇自敬德

漢書董仲舒傳注云皇皇疾速之貌則皇有疾意皇自敬德猶召誥之言疾敬德也

君奭

君奭序全鈔史記後人誤會不說之語往往以史記為訴病不知不說之說讀為解詩氓猶可說也箋云說解也禮檀弓天下其孰能說之注云說猶解也君奭不說周公謂不解周公踐阼攝政之意故周公歷引古時賢相之事以明之而召公乃解也不解與上文疑字同誼史遷之文甚明王莽傳引書說曰召公賢人不知聖人之意故不說不說亦不解也與史同蓋尙書家舊說自馬鄭等始讀說為悅遂謂周公苟貪寵不宜復列臣職而周公之意晦矣

若天棐忱

若天棐忱與大誥越天棐忱同蔡王懷祖云若詞之惟也棐匪同字天棐忱卽天難諶言天靡常也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承我有周旣受言我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承若天棐忱言

君已曰時我

已曰當爲已日鄭注儀禮云古文曰爲日是也時讀爲持荀子故能持管仲而名利福祿與管仲齊注云持扶翼也君已日時我言君往日扶翼我也下文在時二人惟時二人篤棐時二人時皆讀爲持時二人卽襄我二

人之誼二人謂文武也

在家

卿大夫稱家說見康誥在家謂臣與在我後嗣子孫相對爲文下文成湯伊尹太甲保衡皆以君臣對舉此篇是告君奭之辭故以此警之在我後嗣子孫三句言君不能嗣前人在家六句言臣不能嗣前人在今予小子旦四句言己惟道揚前人之光以施于沖子而已三在字自爲文法

廸惟前人光

廸惟猶亦惟也言我非克有善亦惟以前人光施于沖

子而已下文我道惟寍王德應從馬本作迪惟迪惟亦亦惟言人謂天不可信我亦惟以寍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而已亦惟廸惟皆轉辭

又曰天不可信

凡書言又曰者皆指人言又有同字有或同誼又曰猶或曰也天不可信卽人言也鄭君謂又曰爲人又日本不誤江氏妄以爲周公曰中所稱道因改上越我民之越爲曰以申己意大失經旨

天惟純右命則

命讀爲明易繫辭而命之孟本作明是其證則法也命

則猶明法也與下文純佑秉德同誼

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

實是同字與之通借故爾雅云之子者是子也商實百姓王人商之百姓王人也

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

屏讀爲併荀子併己之私欲注云併讀爲屏山海經屏蓬注云屏蓬即并蓬也併猶及也謂小臣及侯甸亦皆奔走也王引之云矧者詞之亦也

割申勸寍王之德

申當爲用字之誤禮記緇衣注云割申勸今博士讀爲

厥亂勸亂與率古通借梓材厥亂爲民論衡作厥率爲民是也詩傳云率用也上文厥亂明我新造邦卽厥用明我新造邦也博士讀爲亂則古文當爲用可知申出皆與用形相近故譌爲申又譌爲田鄭君云割之言蓋也顏注漢書云蓋語辭也厥亦語辭割厥蓋同音相借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

又曰者或曰也往來卽先後奔走之誼漢書朱雲傳容身保位亡能往來師古引此以證是也無能往來以下三句皆人言下亦惟二字乃轉詞

迪見冒聞于上帝

孫云見猶顯也摯甫云冒與楙茂竝通詩傳云茂美也

後漢紀李賢注云楙美也冒聞者美聞也但崔瑗傳中

箴勖聞上帝乃節此文摯甫不當據以斷句廸見冒聞

于上帝者用顯美聞于上帝也廸見二字下屬爲句孫

疏斷句得之而陳誼迂曲

丕單稱德

稱謂名稱老子注云貴者隆王稱也釋文稱一作號一

作名稱德卽上文德稱惟茲惟德稱承百姓王人小臣

侯甸言此丕單稱德承四人言其誼一也

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勖不及

摯甫讀同未爲詷昧謂周公自謙之辭是已但以責收爲責我還止殊未得此經之誼樹枬謂收成也易井收勿幕王注云井功大成是收爲成也責收猶責成任昉代范雲表云恭己南面責成斯在責成者責任也言小子詷昧在位無專責成于我而不助我之不及也周公期與召公共濟故以此言勉之下文耇造德指召公言耇造德猶康誥之言耇成人也鳴鳥之誼終以舊說爲是摯甫謂鳴鳥爲借喻非是

矧曰其有能格

格即格于皇天格于上帝之格

前人敷乃心乃悉命女作女民極

敷乃心猶推乃心言推布其心於女乃悉命女作女民之極則也

曰女明勖偶王在亶乘茲大命

曰女明勖偶王句在亶乘茲大命句曰者即上命女之辭明與孟通勉也明勖猶黽勉也禮曲禮釋文云偶副貳也劉昌宗周官音云乘讀若承承奉也言女黽勉副貳我王在亶誠奉此大命也

予不允惟若茲誥

予不允惟若茲誥猶下文予不惠若茲多誥也允語助

辭

惟乃知民德

民德猶人心也鄭注周禮云在心爲德

多方

三年踐奄又三年滅之則多方之作在周公攝政五年

公孫宏所謂五年而定也

惟爾殷侯尹民

尹民卽大誥之尹氏民疑氏字之譌漢書地理志邶以

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此立尹之證顧

命尹伯蓋指外諸侯而言

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有夏

諸家於此處上下文誼多割裂不通蓋不明古詁假借之故凡書之言祀者多巳之假字酒誥祀茲酒洛誥祀功宗及此文祀字皆讀爲巳易祀事遄往虞注祀作巳釋名祀巳也巳讀如君奭君巳曰時我之巳巳往也言女多方圖天之命不能遠念往事故耳諸家以祀爲祭祀失之惟說文方言俱云凡思也凡思猶常思荀子禮論凡緣而往埋之注云凡常也惟帝降格有夏是追述已往之事承上而言故曰雖凡古書之以雖字發端者皆同此意

因甲于內亂

鄭注習爲鳥獸之行于內諸家皆以習字爲釋甲字而不知因亦習也金縢乃卜三龜一習吉僞傳云習因也此兩字一誼之例

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

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十字通爲一句東京賦薛注云惟有也惟夏卽有夏恭者供之借字奉也廣雅奉祿也此承上句不畀純言謂多方之善民不克長享有夏之祿所用之多士皆不能保養民者下文所言是也漢書古今人表序云桀龍逢欲與爲善則誅干辛與爲惡

則行是爲下愚此經大凡指是言

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

上文言圖天之命圖帝之命則此圖天之命不應連大淫爲文據多士篇則大淫句屑有辭句方言屑猶也

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

五年謂成王五年此足證多方之作在五年五月鄭君謂文王八年至十三年此臆說也擊甫云須暇猶寬假之猶其也其子孫謂商奄

爾心未愛

未讀爲眛釋名未眛也詩傳愛隱也與薆通眛薆不明

之誼漢書律厤志昧薆於未

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監者衆國之君非指三監言周禮邦國立其監注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是也五祀者成王自數其年此又爲遷奄在五年之一證

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

摯甫云罔毋也戒辭以九字通爲一句是也樹枏謂克刻念也克臬念法也釋名克刻也刻物有定處人所刻念有常心也言爾毋不念法自作不和也

忱我命

諸家屬上爾不克勸爲句非也爾不克勸與上文亦克用勸句法正同忱讀爲沈廣雅沈没也謂没滅我之命也

探天之威

廣雅觸冒探也則探有觸犯之意

時惟爾初

廣雅初舒也方言舒蘇也楚通語則舒者寬放不殺之誼卽所謂大降爾命也（降生也楚詞惟庚寅吾以降）言今惟爾寬舒之若再不克敬與和則殺之無我怨矣此丁寧之詞

立政

乃惟庶習逸德之人

禮檀弓疏云庶幸也漢書五行志云習狎也幸習蓋狎玩之意庶習與羞刑對文爾雅刑庸竝訓常則刑與庸同誼庸者用也羞刑即進用也進用暴德之人與幸狎逸德之人句法一例

惟乃弗作往任

鄭君周禮注云作用也廣雅賢往勞也賢往同訓勞則賢與往得通轉爲誼莊子秋水篇任士之所勞釋文引李注云任能也然則弗作往任者弗用賢能也往任猶盤庚之所謂遲馬注云古老成人

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

時則勿有間之承上和我庶獄庶愼以足其誼與多方有邦間之句法正同攀甫讀下自一話一言十一字爲句非也自一話一言我則末者卽上文罔攸兼于庶言也王充論衡云自一話一言政事無非毋敢變易無非二字正釋末字蓋以末字絕句也特其誼異耳

茲式有愼

愼卽庶獄庶愼之愼攀甫讀彼愼爲詩桑柔考愼其相之愼箋云愼成也卽周官大司寇之邦成則此愼當亦如之成謂舊法成事品式茲式有愼者謂式其成法也

有句中語助猶有宅有俊之有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言蘇公之能用法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言今用法宜法蘇公也

尚書商誼二終

尚書商誼三

王樹枏

顧命

王不懌

漢書律厤志懌作豫白虎通云天子疾稱不豫

恐不獲誓言嗣

周禮典命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鄭注云誓猶命也誓言嗣謂命嗣君言者句中語助無意誼

用克達殷集大命

達讀爲撻韓詩撻彼殷武注云撻達也蓋通字禮內則

注云擿擧也少牢饋食禮注云擧殺也擿殷謂滅殷

在後之侗

法言學行篇桐子之命也李軌注云桐洞也洞然未有所知之時侗與桐通

還出緩衣于庭

此文當以還字句出字句還謂王還出謂大保等出也鄭謂綴衣爲連綴小斂大斂之衣蓋亦以出字爲句王

西莊仲鄭誼最確

敷重筍席

爾雅筍竹萌萌與箟通呂覽比於賓萌注云萌民也萌

箟藎同聲相借說文箟竹膚也徐鍇云竹青也萌之聲又轉爲簭說文簭筡也筡析竹箟也一切經音義引聲類云簭筬也萌筬亦一聲之轉爾雅之筍竹萌藎兼有此誼不可僅以初生者當之鄭君謂筍析竹青皮正與爾雅合筍與筬皆竹皮但有青與汏青之別耳

越玉五重

玉五重即月令倉玉赤玉黃玉白玉玄玉五色之玉

陳寶

說文引作陳寀赤刀四字爲句則陳寶藎亦刀之類故廣雅云陳寶刀也寀寶同聲相借

夷玉

馬鄭許皆以夷玉當醫無閭之珣玗琪蓋經師舊說邵二雲爾雅正義云今大陵河有錦川石美者瑩潤如玉大者可作几郭注謂玉屬是也案夷玉取其平夷之誼其即邵氏所謂可作几者歟

大貝

白虎通云德至淵泉江出大貝海出明珠占經引援神契云德至淵泉則江出大貝蓋瑞物也

御王策命

越語注云御猶將也御蓋將奉之誼

上宗受同瑁

案鄭說本無可議後人不善會經文而所引鄭注又鹵莽刪截故妄起異喙案經言同瑁者二言同者四言異同者一鄭於乃受同瑁下解之曰王既對神則一手受同一手受瑁然既受之後王受同而祭則瑁以受人後人截去然既受之後三句以爲孔疏遂使鄭誼不明此明下文單言受同之故以是時王受瑁而即以受人故下文止言受同降不復舉瑁也猶上文太保承介圭而下不言受介圭蓋當時即奠於其位耳鄭君當日亦必有說孔疏當即其誼此文章敘事詳略之法惟鄭君能發明其誼吾嘗謂鄭注之可以補經者此也太保受同降謂

天子之同降置于篚示不復用而後太保以異同酢祭
下文三同皆異同也故皆授之宗人與上宗别文誼劃
然後儒往往以異同後之三同亦視爲同瑁之同於是
謂後祇言同而不言瑁疑瑁爲衍文而竝從虞翻妄詆
鄭注酒杯之說且有以同爲璽異同爲副璽者皆由不
明經文敘事之法耳

王義嗣德荅拜

攀甫謂德如羣后德讓之德樹枏謂嗣繼也義語助辭
如大誥義爾邦君之義王義嗣德者王繼相讓也

誕受羑若

羑誘通字淮南誘然與日月爭光注云誘美稱也爾雅猷圖也猷若也則若與圖通轉爲訓然則羑若者美圖也

呂刑

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應以度字絕句楚辭注云耄亂也太玄范注云荒亡也亡與無通馬云度法度也耄荒度者言天下耄亂無法度也史公所謂諸侯有不睦者卽此

鴟義姦宄

馬云鴟輕也鴟與蚩聲借字廣雅蚩輕也一切經音義

引蒼頡云蚩相輕侮也義善也輕侮義善即鄭所云鈔
掠良善之誼孫說姦宄爲干犯軌法勝王懷祖說
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皇帝清問下
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墨子引此經作皇帝清問下民有辭有苗曰羣后之肆
在下明明不常鰥寡不蓋德威維威德明維明江謂與
鄭本同據以改正是也鰥寡既有辭于苗而又稱羣后
逮下之功故加曰字羣后即下三后明明棐常鰥寡無
蓋德威惟畏德明惟明即逮下之事蓋與害通讀如謀
蓋都君之蓋鰥寡無蓋鰥寡無害也民稱三后之功故

郎命三后恤功于民文誼正相承僞本刪曰字而又倒
亂其文使羣后二字遂無所指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

穆穆明明皆勉也詩亹亹文王傳云亹亹勉也墨子明
鬼篇引作穆穆文王亹穆蓋一聲之轉穆穆又轉爲明
明單言之則曰明盤庚明聽朕言顧命明時朕言是也
重言之則曰明明詩明明天子在公明明是也

棐彝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

應以棐彝典䅗句彝典郎伯夷所降之典謂禮教也棐
輔也言制刑所以輔禮教大傳所謂有禮然後有刑也

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者爾雅訖止也洪範曰旣富方穀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蓋有衣食而後有廉恥非刑威所能迫也故曰獄不止于威而止于富上文農殖百穀者以此

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

非與匪同廣雅匪彼也非時者彼時也彼時猶往時言今爾何所監監往時伯夷施刑之道而已

其罪惟均

謂官反內貨來五者之罪相等也

惟貌有稽

貌讀爲藐方言藐廣也有以一聲之轉貌有稽者廣以
稽核之也卽上正于五刑五罰五過之誼說文作緢者
假貌之音非謂古文作緢也說文中引書有直引其字
以著其誼者有易其字以著其音者觀其所引一書而
兩歧者可見後人不達此旨遂謂說文所引皆經中正
字失其旨矣

刑罰世輕世重

後漢書應劭傳引作刑罰時輕時重案世者時之借字
呂覽羈神於世注云世時也時輕時重言刑罰時而輕
時而重卽上文所謂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也

非從惟從

公羊宣十二年傳告從注云從服從也惟讀如其命惟新之惟惟乃也也言能黎辭于差則不服者乃服也

惟府辜功報以庶尤

應以惟府辜句言爲罪之府也功字屬下讀段云功當爲公詩箋云公事也僞傳訓爲事則其字當作公今案功蓋公之借字詩以奏膚公傳云公功也史記孝武紀申功封禪書作申公是也公對上文私字而言功報以庶尤者言衆罪以公平論斷之也後漢書安帝紀注云報謂斷決也故決囚謂之報囚

文侯之命

純卽我御事

今本卽誤作旣開成石經作卽是也淮南地形訓注云純緣也爾雅注云卽今也言所以侵戎我國家者緣今我御事罔有耇耇之人進在厥服故耳舊以純字屬上讀非是

秦誓

民訖自若是多盤

孔疏訖盡若順盤樂也是讀如大戴禮王言篇敎定是正之是是則也自若者順已也言人皆順已則多喜樂

問康誥酒誥梓材三篇史記謂成王時作僞序及僞傳從之然康誥酒誥篇中直呼曰弟曰封曰小子曰女不似成王之語且成王書皆文武並舉而此獨稱文王不及武王故宋儒力辨以爲武王之辭然史遷親從安國問故不應舛謬至此姚姬傳以康誥爲武王時作酒誥爲周公旣誅武庚後作果爾則史遷胡爲犮之爲一而略不分晰耶抑舊聞散佚不能詳載於篇耶

曰此後人不善讀史記誤會其文以爲詬病其實史公未嘗誤也周本紀敘武王封功臣昆弟之事於周公解

度之下總曰餘各以次受封則康叔之封康卽在此時故管蔡世家謂康叔封冉季載皆少末得封禮檀弓末之卜也末義爲未二字古蓋通訓末後也康叔冉季年少其次在後故曰後得封卽本紀所云以次受封也不言封于某國與上文異者以所封國冠於句首則封於康封於冉可知此蓋史法變換之例後人不知未爲末字於是妄謂康叔在武王時年少未得受封宜乎蔡氏據周書史記希茲傳禮之事斤斤辨之也衛世家周公誅武庚以殷餘民封康叔爲衛君居河淇閒故商墟周公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

而務愛民告以紂所以亡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爲梓材示君子可法則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桼封康叔爲衛君者由康而徙封衛也申告者申重也康誥酒誥作於武王之時周公重述其語而告之故曰申告自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至故紂之亂自此始皆康誥酒誥二篇之誼而周公申述之者也梓材則周公所作故曰爲梓材示君子可法則加爲字以別之文誼最明下總敘曰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謂之猶語之也至周本紀則止記編書篇第不復分明此史家詳略之法烏得據此遂以爲成

王時作哉吾於周書攷弟嘗證之紀年與經文皆相符合紀年武王十三年大封諸侯十五年初狩方岳誥于沬邑則康誥之作在十三年酒誥之作在十五年矣紀年雖晚出其眞僞不可知然其閒見近古故其事蹟多可證明經史之處

然則梓材爲周公告康叔之辭矣然篇中一則曰王再則曰王全似戒王之辭與康叔無涉向讀書大傳有引酒誥王曰封惟曰若圭璧八字今酒誥無其文竊疑酒誥梓材首尾相接後人誤以王曰封三字移于梓材篇首耳漢志法言俱謂酒誥有

脫簡鹵莽者以此佚文無所附麗遂删去下五字而冠於梓材之篇故有此誤後儒曲爲之說謂前半爲君告臣之辭後半爲臣戒君之辭或謂自汝若恆越曰以下皆設爲康叔進戒之語此皆不得其解而望文生誼者也先生其別有說歟

余讀史記管蔡世家云周公承成王命誅武庚分殷餘民爲二其一封微子啟於宋以續殷祀其一封康叔爲衞君周本紀及魯世家皆以微子康叔一時並封余始疑是篇爲告康叔與微子之辭及讀鄭君逵王惟邦君注云王謂二王之後余乃恍然於篇中凡稱王者皆謂

微子也又讀至經文王啟監厥亂爲民句又悟王啟爲
直呼微子之名與篇首直呼封爲對文是時周公居攝
四年改建侯衛康叔微子並當之國之時故作書告之
自王曰封至戕敗人宥爲誥康叔之辭自王啟至末爲
誥微子之辭與史記敘二人之意正相符合武庚亂後
民未忘殷微子爲殷家賢胄使之和懌其民易於從服
故諄諄戒以保民之道勉以懷來享作之方作詐也康叔承
殷污俗宜以敬勞先民不宜專用刑戮激而爲變亦即
康誥明德愼罰之意以周公旣申述康誥酒誥之文於
前故此篇不煩言之也或疑王啟之稱余曰微子爲王

後用天子禮樂祀其先祖周室不敢臣之鄭故以王爲二王之後蓋舊說也微子以王後稱王啟亦猶堯舜爲帝則稱帝堯帝舜季歷追王則稱王季公劉公爵則稱公劉古書本有是稱法不足異也況本書君奭之稱不尤足與此相儷乎

問鄭君從書大傳之說以召誥之作在周公居攝五年與史記三統厤以召誥洛誥爲皆七年內事者異王西莊謂書大傳乃秦火以前之書其說原于七十子故鄭從之史記雜采羣書劉歆恐亦出揣測皆不如伏生爲可信然史遷親從安國問故

劉歆亦爲古文之學者古文今文皆秦火以前之書特字分古今不應其說異同剌謬如此周本紀還政在營洛前魯世家還政在營洛後或謂公必委政乃能往洛邑洛邑既成成王祼將乃始臨朝紀據周公還政爲文世家據成王受政爲文非牴牾也其說何如

此鄭君誤會書大傳之文非伏生說與古文異也大傳言五年營成周七年致政成王營謂相度布居之意（廣雅營度也文選五等論注營布居也）與史記武王營周居于雒邑而後去之營同誼（史記本逸周書度邑解觀度邑二字則營字之誼可知）蓋成王五年周公繼武王之志營

度成周布居殷民始有都成周之志至七年成周始成而致政成王也周紀周公行政七年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觀二復字則五年卽有營度成周之事可知史記特省五年之文大傳特省七年之文耳竹書紀年成王五年遷殷民于洛邑遂營成周七年春二月王如豐三月召康公如洛度邑甲子周文公告多士于成周遂城東都王如東都諸侯來朝冬王歸自東都十二月周公復政于王復政何以不係春二月前觀紀下二月皆春則前此無紀事之文可知八年春正月王初莅阼親政此足補史記書大傳之缺且與經文前後證之皆

合讀經者當以經文爲正此經未備則以他經證之再不足則取史子傳注之說以補之召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與洛誥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正是一事洛誥言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則召誥洛誥同爲七年所作無可疑者周紀周公行政七年周公反政成王營槃洛邑作召誥洛誥此尚書古文家嫡說與伏生當無異誼惜伏生之說不傳不得一一證之而鄭君誤會大傳營字之誼遂以爲五年事而又改經文二月三月以就之今之爲經說者抱殘守缺不能融會貫通反曲說以成古人之失而知其非者又謂今文古文兩家之說不

能從同甚矣好學深思之難也周紀先記反政而後言營洛者如洛誥先言復子明辟而後追述營洛之事與魯世家非有歧異史記記事或逆或順隨文變化本無定法後人執一格以求之孟子所謂固哉高叟之爲詩也

問多方一篇書大傳三年踐奄則作此篇在攝政三年不應敘於召誥洛誥諸篇之後故書序疏引鄭注云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於此未聞孫淵如謂史記周本紀多士多方在周公反政之後與伐誅管蔡非一時事魯

世家成王用事或譖周公周公奔楚及反作多士

毋佚與蒙恬傳同然則譖周公者即奄君故多士

多方俱云來自奄也此說當歟

曰非也周公奔楚即周公居東戰國策惠施曰昔王季歷葬於楚山之尾欒水齧其墓括地志終南山一名楚山在雍州萬年縣南五十里武王墓在萬年縣西南三十里周公居東蓋因流言出居依于王季武王之墓地非東都也周公居東成王發書隨即反之蓋一年內事至二年則東征而罪人得矣魯世家記此乃申言前事未備之誼故於七年還政之下用初字以追述之史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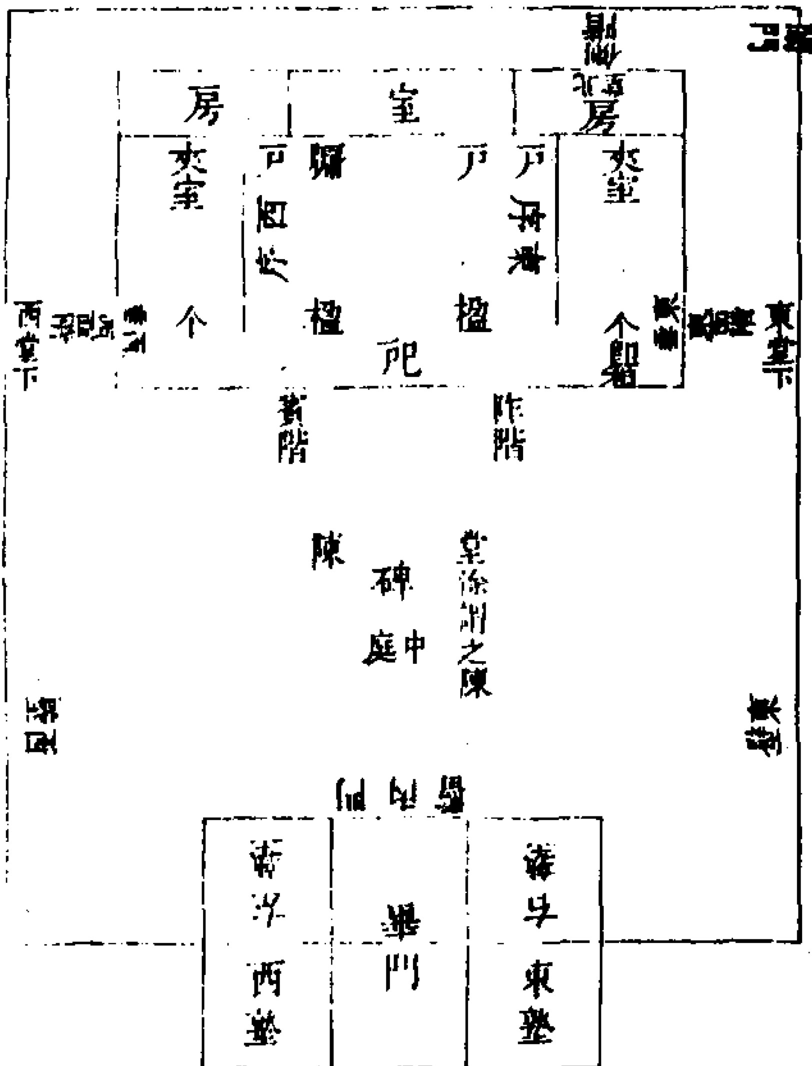
多有此文法烏得據此以爲七年後踐奄乎多方之惟五月丁亥來自奄卽多士之昔朕來自奄也多士作于七年故稱往事以告之紀年徐奄淮夷在成王二年叛三年滅殷伐奄四年王師繼之五年遷奄君于蒲姑五月王至自奄遷殷民于洛邑蓋自三年伐奄歷三年始滅之也大傳言三年踐奄蓋述伐奄之始年鄭君亦同此意後人誤以踐奄卽滅奄之年失其實矣漢書公孫宏傳云周公治天下期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定者謂淮夷商奄之亂至攝政之五年始就平定故曰五年而定也多方經云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須暇猶寬

假也之其也其子孫謂商奄也寬假其子孫所謂大降爾四國民命也五年者成王之五年也又曰奔走臣我監五祀監者衆國之君周禮邦國立其監注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是也五祀者成王自數其年也據此則王自奄歸在五年㲋㲋無可疑者魯世家言管蔡武庚等率淮夷反周公奉成王命東伐誅管蔡武庚收殷餘民封康叔於衛封微子於宋甯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其不敘踐奄一事者鄭君謂奄在淮夷傍且奄與淮夷同時並興言淮夷則奄在其中亦猶毛詩傳謂四國爲管蔡商奄言奄而淮夷在其内也多士作于七年三月

召誥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旣命殷庶庶殷丕作卽擬敘多士之文經文言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誥商王士玩初字則在始城成周之時可知紀年云七年三月召康公如洛度邑甲子周文公誥多士于成周遂城東都所紀與召誥多士二篇正合或以爲五年作或以爲八年作皆非也史記敘尚書篇弟俱本古文編書之時各爲一篇不必皆依時事先後次序故周紀依舊文序多方於多士之後各爲一事不相連屬後人往往據其次序橫詆經文亦可謂不善辨者矣

顧命受册本在祖廟後儒誤以爲路寢不知宗廟之制也廟制前堂後室有東西房東西序東西夾東西堂堂又謂之箱爾雅室有東西箱曰廟是也若路寢即月令之所謂明堂月令明堂爲王居聽政之所與台諸侯之明堂在國之陽者異與廟制異今爲廟圖於左並釆先儒之說顧命者以明告廟受册之誼

宗廟圖


後為寢
房
室
房
東夾室
西夾室
戶
牖
戶
阼階
賓階
陳
碑
中庭
門
西塾
東塾
東堂下
西堂下

史記周本紀成王將崩懼太子釗之不任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中康王受冊在祖廟畢門者廟門也經自命作冊度至出廟門俟即史公所云見先王廟事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爲王業之不易申重也成王命之召公等復即其遺而申告之史公蓋總括成王所命暨太保所言兩節之事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即經思夫人自亂于威儀冒無以釗冒貢于非幾也作顧命太子釗遂立是爲康王康王即位徧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即經王若曰以下之文也作康誥康誥當爲康王之誥有脫奪馬鄭本自高祖寡命以上爲顧命王若曰以下爲康王之誥與史記合蓋眞古文也

春秋繁露玉英篇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有故則未三年稱王變禮也康王以子繼父非有他故而稱王

者史臣之辭也雜記曰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經對王崩言則曰子釗自稱曰小子曰鞠子號稱子之誼稱王待猶君之誼白虎通爵篇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臣民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尚書曰王麻冕黼裳此大斂之後也何以知不從死後加王也以上迎子釗不言迎王也王者旣殯而卽繼體之位何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故尚書曰王再拜興對乃受銅瑁明爲繼體君也經自太保承介圭以下王答拜以上皆受銅瑁之事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尚書曰王釋冕反喪服此仲經所以釋冕反喪服之誼吉冕服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爲君也接諸侯總經祭廟朝享之事稱王者史臣之辭釋冕藏銅反喪明未稱王以統事也藏銅釋若收字班氏本公羊傳爲誼

後漢書禮儀志大斂于兩楹之間大鴻臚設位傳哭如儀三公奏尚書顧命太子即日即天子位于柩前受册即位在廟中此云在柩前竊疑周時亦殯于廟即位柩前故漢時仿而行之僖八年左傳凡夫人不殯于廟則弗致僖三十二年左傳晉文公卒殯于曲沃曲沃晉宗廟所在是亦殯于廟看檀弓云殷朝而殯于祖周朝而遂葬案殷朝而遂殯于兩楹之間故曰殯于祖周殯于西階將葬時遷柩于兩楹間故曰朝而遂葬則西階亦廟之西階也請太子即皇帝位皇后爲皇太后奏可羣臣皆出吉服入會如儀太尉升自阼階當柩御坐北面稽首讀策畢以傳國玉璽綬東面跪授皇太子即皇帝位羣臣皆伏呼萬歲罷入成喪服埊甫云帝紀言即皇帝位在先帝廟日盖即主喪之位此經所云宅宗也志言即皇帝位在殯日盖即繼統之位此經所云受同也

南史沈文阿傳文帝即位尅日謁廟文阿議曰人物推

移質文殊軌聖賢因機而逗教王公隨時以適宜夫千人無君不敗則亂萬乘無主不危則亡當隆周之日公旦叔父呂召爪牙成王在喪禍幾覆國是以既葬便有公冠之儀始殯受麻冕之策斯蓋示天下以有主慮社稷之艱難逮乎末葉縱橫漢承其弊雖文景刑措而七國連兵或踰月即尊或崩日稱詔此皆有爲而爲之非無心於禮制也今國諱之日雖抑哀於璽紱之重猶未序於君臣之儀古禮朝廟退坐正寢聽羣臣之政公羊春秋桓元年公即位何注云即就也先謁宗廟明繼祖也還之朝正君臣之位事畢而反凶服也皆本此稱爲說今皇帝拜廟還宜御太極前殿以正南面之尊此即周康在朝一二臣衛者

也其壤奠之節周禮以玉作贄公侯以珪子男執璧此玉作瑞也奠贄竟又復致享天子以璧王后用琮此經朝享兼行蓋喪中急遽故鄭云朝兼享儀與常禮不同奉燒經典威儀散滅叔孫通定禮尤失前憲奠贄不珪致享無帛王公同璧鴻臚奏賀若此數事未聞于古後相沿襲至梁行之夫稱觴奉壽家國大慶四廂雅樂歌奏懽欣今君臣吞哀兆庶抑割豈同於維新之禮乎且周康賓稱奉珪無萬壽之獻此則前準明矣宋建元四年尚書令王儉有周王即吉宴樂爲譏之議宋元祐間孫莘老論康王冕服見羣臣爲非禮蘇東坡更推衍其說王西莊據春官天府賈子尚力駁之案此禮周成王時已行之見於詩烈文序箋蓋周公所定之禮乃大中至正之則非陋儒所及知也

尙書商誼三終